

为援助海地，潘基文玩了一个小花样 10

热点关注



【美】汤姆·普雷特 著
现代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潘基文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联合国的运作，影响着世界格局。他深谙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，但在原则面前，绝不让步。他是世界上人际资源网络最广泛的外交家之一，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国际政要私交甚笃。他也成为朝核六方会谈中，几方都予以认可的人物。在与潘基文进行了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之后，汤姆·普雷特撰写了这本书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令人吃惊的是，潘基文最喜欢的片子竟然是黛米·摩尔领衔主演的《魔鬼女大兵》。这部电影是1997年美国拍的动作片，导演是R.斯哥特。

快乐的魔术师

那次加勒比海发生大地震之后，为了援助海地，潘基文在东京和首尔之间变了一出小小的戏法。

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韩国大使朴仁国告诉我们的。他当年在外交部就认识潘基文。话说还要退回到2010年海地发生的那次强震，地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，但国际社会的援助极为有限。

此时的潘基文早已名声在外，哪里发生自然灾害，他必定要赶到那里。不过，对潘基文来说，募集资金才是他工作的一部分，如同大学的校长或民间组织的领袖，你要不停地打电话才行。于是，入夜之后，地点是秘书长官邸三楼他那间秘密书房，他开始给首尔的李明博打电话，此时那里还是上午，这次长途电话的目的是要钱。

李明博是当时韩国的在任总统。第一通电话打完之后，秘书长从对方手里仅仅要出了不足称道的100万美元。大度的潘基文开始并没有嫌少，他不过是感谢对方，之后潘基文现出了顽强的一面，在他挂断电话之前，他若无其事地提了一句：日本人已经保证向海地捐款500万。

凡是血性十足的韩国政客，谁能同意韩国被日本盖过去？所以几秒钟之内首尔又增加了400万。

之后潘基文又拨通了东京日本首相的电话，说：你猜到了吗，李明博才为海地救援捐了500万。日本首相又怎么说？日本毕竟比韩国富，他们不能比照韩国人出钱……

然后潘基文又把电话打回首尔，猜他是怎么说的？东京出1000万，你手里还宽裕吗？

我与秘书长返回二楼的接待室，我提到韩国大使朴仁国讲的故事，潘基文听后脸上放出光来，大笑道：“哦是的，这些事我没少做！”

我接话：“这些小事你每周都做吗？”他说，哦，有时做。

“但报纸上并没登出来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哦，不不不。我不希望这件事见报。”

这个故事让我有机会问他对祖国的态度。我说：“韩国很成功，现在手里有钱，是大国俱乐部的一员。”

潘基文听后思付再三，说：“我们确实办了不少事，但还要继续下去。韩国经济迅速发展，但也犯了不少错误。要是能避免这些错误的话，我们可能发展得更快、更好。但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，我们应该为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。”

“绝对正确。”

“但是从全球化和成熟度的角度来说，比如成熟的政治与社会制度，我认为我们还有更多的事要做。在这方面我是开诚布公的。”

“我们，你是指韩国吗？”

“韩国。”

“这么说，虽然你是秘书长，但在你心灵和大脑的深处，仍然是你的祖国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瞧瞧人家美国做的，联合国的经费至少有五分之一是美国出的。日本和大多数的欧洲国家……这些国家也能承担自己的份额，对此我真的感到欣慰。说到底，韩国是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重建的，尤其是联合国的帮助。对我们来说，联合国是希望的灯塔。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来自国际社会大量的经济与社会的支持。现在是韩国回报的时

候了。”

“韩国不乐意回报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他们乐意回报。但他们做得还不够。”

“所以你要推动一下？”

“哦是的，我始终努力工作，有时我确实要敲打敲打我的祖国。我首次返回韩国时就向韩国公众明确表达了我的意见。大概他们感到很惊讶，秘书长居然以这种坦白的方方式讲话。我告诉他们，身为秘书长，我为自己是韩国人感到丢脸，因为韩国代表团为世界食品安全仅仅提供了有限的资金。2008年世界食品安全峰会，韩国做得就不够。这次峰会是我发起的，我表达了愤怒。后来韩国的发展援助就提高了两倍。因为韩国的经济实力还在增加，所以我仍然认为韩国还要继续提高份额。”

不好签的气候协议

科学家依然对全球变暖这一现实争论不断，对惴惴不安的工业和其他商业利益集团来说，规范行为必然要提高成本，这是可以预见的。但潘基文确信这个问题是真的，一定要采取紧急行动才行。

“我有时对这方面感到失望，但他们不让我说‘无能为力’或‘失望’这些字眼，因为秘书长是象征。一旦他说无能为力和大失所望的话，那么人民就觉得没希望了。”

“你也是在冒险，比如基米·卡特说话就让人不舒服，结果他就没有连任总统。”

“我不会那么做。”

“那你就做一个几乎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……”

潘基文大笑。

显然他很激动：“我总是从积极的方面考虑问题，即使有时我感到失望，我也不让别人知道。我要应对全球性挑战，如气候变化、千年发展目标……食品安全、公共健康、艾滋病、疟疾、肺炎，或者禽流感，此外还有很多说不出名字的疾病。这方面的问题，所有的成员国应该视为全球性的问题，要从全球的角度采取顽强的行动才行。但他们更关注国内问题。他们的态度令人感到失望。但我始终在敲边鼓；我先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到了最高的层次。”

“说得好，但有人问我的态度是不是真诚的，我回答说，我不是研究潘基文的专家，但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真情实感，他相信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，而且秘书长拥有独一无二的高度。”

潘基文大笑：“我不是气候科学方面的专家！但凡是气候变化造成影响的地方，我几乎都到过，所以我说话更有说服力。”

“你很可能觉得在第一任上凡是应该做的你都做了。在第二任上，你还能做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最先是启动的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。大家都指望我们在法律上达成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协议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没达成协议。我们提出了不少有用的建议，成员国不接受，因为这些国家还没准备好。后来的2010年，一些国家在坎昆接受了。更多的国家是在南非的德班接受的，那是2011年12月。我很高兴。我们在德班同意启动一项绿色气候基金GCF。眼下还是个空壳。等到2020年，这个空壳里将装上数千亿美元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轻应对全球变暖的成本。”

溪望确定保安赵凯对他撒谎了 11

悬疑推理



求无欲 著
花城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一宗宗离奇诡异的惊天迷案不断汇集到省公安厅，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，王者归来的“刑侦新天王”相溪望被公安厅长秘密招募，重新成立“诡案组”。小相如何侦破一桩桩诡异离奇命案要案？在诡秘案件的背后，等待相溪望揭开的还有怎样的真相？作者求无欲凭借该书成为了“悬疑新天王”，《诡案组》第一季已被改编成电视剧，将于年底隆重推出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溪望说出了他对案情的分析，指出是李梅害死了徐医生。但是李梅告诉他，徐医生出事那晚她从9点直到次日凌晨3点一直在外面参加聚会，并有照片为证。

跟着溪望从李梅办公室出来，映柳连忙追上去想向他解释，“我之所以听李梅的指使，是因为受到她的要挟。”映柳冲上前，张开双手拦住对方。

溪望停下脚步，看着对方说，“我不想知道你跟李梅有什么恩怨，更不想听完你的苦衷后，花时间和精力替你解决问题。等我去办的事还多着呢，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受她控制的？”映柳问。

溪望解释道，“我在资料室里闻到李梅的香水味，知道是她将病历撕毁的。她不可能这么巧，恰好抢先我一步赶到资料室，必定有人将我的行踪告诉了她。而对我行踪最清楚的人，除了整天屁颠屁颠地跟我的柳姐，还会有谁？”“原来你早就知道。”映柳愧疚地低下头。

“你还磨磨蹭蹭的干吗？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。”映柳猛然抬起头，随即兴奋地答应：“来了。”

溪望约了护士倩琪吃饭，认真地地说：“其实我想问你有关小赵的事。”“小赵？是医院的保安赵凯吗？”倩琪讶然问道。

“嗯，就是他。”溪望点头确认。

“你怎么会突然问起他呢？你们好像只见过一次，而且还没有真正认识呢……”倩琪突然想到些什么，“难道他跟徐医生的死有关？”

“也许吧，但现在只能说怀疑。”

“那你想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有关他的一切我都想知道，你对他应该比较了解吧！”

“嗯，他在医院里的朋友不多，我们也算是聊得来。”倩琪徐徐向对方讲述自己所认识的赵凯。他出身

农民家庭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因为生活压力过大，经常暴打儿子。出于对母亲的恐惧，小赵辍学后选择远离母亲，结果感情又不顺利，女友非常专横，两人闹得不可开交，加上母亲又突然离世，他心灰意冷到本地一家医院做了保安。或许是由于对感情的绝望，又或者是对自己的容貌及身份的自卑，他来医院已经有三四年了，却没有再交女朋友……

听完倩琪的叙述后，溪望便问道：“除了你，赵凯还跟住院部哪位比较熟？”

“好像也没有谁。他通常只呆在1楼保安室，很少会跑到8楼，跟住院部的人不太熟。我是在1楼抢救室当值期间跟他混熟的。”

“他跟徐医生认识吗？”

“认识是认识，徐医生有时候也会到1楼的内科急诊室当值，说他们不认识是不可能的。”倩琪顿了顿又补充道，“不过他们应该不太熟，至少我没怎么见过他们走在一起，就算碰见也没打招呼。老实说，徐医生也挺高傲的，很看不起人，大概不屑于跟当保安的小赵做朋友。”

向倩琪了解了情况后，溪望和映柳来到人民医院，今晚值班的保安并非赵凯，而是一个叫许明的本地中年男人。

映柳出示证件后，溪望便询问对方：“请问赵凯在哪里？”

许明答道：“小赵今天上日班，不过他下班后也没什么地方可去，现在大概呆在宿舍里休息呢。”

“他不出去玩吗？”映柳好奇地问道。

许明点了根烟才回答：“这小子生活也挺空虚的，除了上班就是窝

在宿舍里，要不就在医院后院锻炼身体，很少会到外面逛街。他也没什么兴趣，闲来无事除了过来跟我聊天，就是趴在监控电视前看那些无聊的画面。这可真便宜了我，要是有什么急事要外出，能叫他替我值班。”

“他下班后还会回来来看监控录像？”溪望问道。

“嗯，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，平时都是由他来弄的。”许明颇为无奈地说，“我值班时要是看见没画面，或者摄像头出了问题，就得找他来修理。”

“他懂得修理吗？”溪望凝视着对方身后的监控设备。

“他是自学的，也不算很在行，但好歹是个年轻人，学什么都容易上手。”许明自嘲道，“哪像我这种中年大叔，连说明书也看不懂，就更别说修理了。”

“他也挺有本事的……”映柳思索片刻，疑惑道，“他既然有自学成才的能耐，怎么还会留在这里当个没出息的……”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却没能把话住住，“……保安呢？”

溪望瞪了她一眼，随即满带歉意地对许明说：“我的拍档不懂事，乱说话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”

映柳亦连忙向许明赔不是。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许明受宠若惊地摆手摇头，“我有自知之明，要是有什么事，谁愿意像坐牢似的，每天在这里蹲12个小时，一个月才领那干把块的工资。”

他叹了口气又道：“其实我也问过小赵，他还这么年轻，学东西又很快就能上手，只要肯吃苦，随便进间工厂当学徒，学点技术什么的，也比

呆在这里当保安要强得多。可是你们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竟然说自己就喜欢在这里当保安，当一辈子保安也无所谓。我真被他气死了。”

“当保安有这么好吗？”映柳喃喃自语。

“人各有志吧！”溪望狡黠地一笑，向许明问清楚宿舍的位置后，便跟映柳去找赵凯。

“每天都得在保安室呆12个小时，不无聊吗？怎么会有人乐于做这种工作？”离开保安室后，映柳一直纠结于这个问题。

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溪望双眼流露出睿智的光芒，“或许他的乐趣并不在于保安这份工作。”

“你是说他的乐趣在于整天盯着监控电视，从中窥探别人的隐私吗？我听警队的前辈说，的确有这种变态呢！之前的诡案组就有一个成员是这种变态。”映柳愣了一下，像想起什么似的疑惑道，“不对呀，赵凯不是说过，每天都盯着这些监控录像，看得都快想吐了。可为什么许明却说他没事也会来盯着这些录像看？”

“你觉得他们会撒谎吗？”

“我能确定赵凯撒谎了，而且不止一次。”溪望说。

“除喜欢看监控录像之外，他哪里还撒谎了？”映柳向他投以怀疑的目光。

溪望没有明言，只是神秘地笑了笑：“你马上就知道了。”